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四十八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陳瞻燧

元文類卷四十八

元　蘇天爵　編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　磐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勳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

王縣已于具日月來至闕下具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蒸嘗助祭之臣顧沖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廕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閻復

惟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孝曾孫嗣天子臣具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哈喇哈遜達爾罕敢昭告于太祖聖武皇帝于穆清廟對越在天

便殿火災震驚神御聿懷懼省祇薦苾芬祖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玉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維傳國之守璽為歷代之珍符得自神皐進由憲長詢以僉言則脗合考之圖制則無差皆祖宗孚佑而致然亦祚胤隆昌之所繫是烝是享孔惠孔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右第一室

昔黄龍薦瑞有虞肇基玄龜授圖周成襲祚誕膺景命

夫豈無徵方亦嗣于徽音遽覩承于鎮寶臺臣貢上良用惕然殆天相皇元啓萬世無疆之業抑如大琮玄璧為宗閫世守之珍靈貺之來盍知所自尚祈叶兆旣壽永昌

右第二室

閟宮儲祉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徽之始進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于神祇下以系隆于後嗣爰脩報典思媚大姜俾熾而昌長膺戩穀

右第三室

猗維瑞望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日啓

祐皇圖𣪊旦于差告蠲致享以燕翼子於萬斯年右第四室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燧

維至大二年蒼龍巳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于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祼將非獨于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于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

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于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實歉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勑我祖宗歆此嘉謚臣不勝感激戰慄之至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因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册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

朱將命堙晦湥闢聾聽藹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爲瞻仰有惻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䏈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凛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于古遺言于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豈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于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祐下民者也今欲祐之而不得矣則當為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

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于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令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内吏民之所當敬脩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

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鬼神之恵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可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能恤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午後學安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陋總角趨

庭私淑諸人實始聞道自兹厥德欽誦遺編近本程朱
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庶竭駑頑進德脩業孰
云不力中道而迷悲歎窮廬摧頽已甚雖由病廢實亦
惰偷内自省循枯落是懼兹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
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
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于物以
化于鄉或冀有成不悖于道兹涓吉日載見祠庭旨酒
蘋蘩式陳明薦尚蘄啓迪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大

戾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祭文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得防民力既殫閱歷歲時靡濟茲害浙郡乡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交脩用孚乃勑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六府治脩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虞集

爾以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為災吳其沼乎爾其揚靈其訓海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具官某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于此乎人主察其深誠天下

仰其大義鬼神録其陰功簡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朞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于一言載信書于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蔡城既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廷車擁路歡動牛斗歎其來暮應對款曲不武不怒殷監弗遠請視全夏剖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朝繼以夜歸

奏龍廷君相交俞慮後忝差或懷異圖公為國計人為
公憂蛟鼉之淵而堪再投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
相寧不我謀丁酉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
兩國好合賴子以成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
顧其行公實我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
冥冥也嗚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
星霜宵夢飛飛不知在床玉溪東館金碧熒煌恍然門
開棘圍堵牆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熖燿南荒

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之禍未央顧公之室豈無槖裝千金一揮廩無見糧賔客蕭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同時人之于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趙佗而朝漢闕終軍孺子擕長纓而覊南越無以成敗輒生予奪公之清衷遐畧高名大節可以撼天壤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賫恨于九原此余所以撫地大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嗚呼天與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出衰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童丱潛心孔氏又學蓀真復泰靈濟其蔵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為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

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孺扈從王師桒服哀牢公于是時蜀之帝皐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于是時晉之杜預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于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宫兩都並雄公于是時周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賛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

上亦知公不屑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

圖列之朝儀未肅公奏閱之方其弘化儀型萬方天遽

奪之今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户視之奄書長

往天子震悼朝臣涕淚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

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人

之老成寧復見之晨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曰劉器量

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雨義風欲灑九州蕭已先

蜕獨餘葳蕤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身爲師賓門多卿相

生被殊遇歿獲大葬公旣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往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束奠車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巳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汙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惟公述作有稽

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遣惟公抱負白首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効公之歸老猶振頽波遽云逝矣為之柰何八十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簀了然不亂平生之守于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況于永訣無復見期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爲門生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已者敢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沒而不應肯忘也令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無才良閒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聞望不崇誠孚不隆猷之雖遠群呼四訌謂角而童謂雌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

而已矣疇能奏功維蒙古生㣲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

蘊公之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

尤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聰

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祚惟寧永

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于孫亦叨居于至

化之中生也望于公沒也又望于公于以見生民之心

之望于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綸旨以先師文正公魯齋先王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畫卦始備物以致天下之用成罷以為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

道于己晦振綱常而再新顔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迷其津泯泯棼棼歴歳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實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為萬物之根底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實有得于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為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

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氷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于無倫其近也不離于日用叙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厯象以授人時

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亹亹氣不少衰爲學孜孜老而
後已葢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
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
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
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
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
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誘掖諄至容聲謦欬
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

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康先生之靈而言曰吳楚奇材梗楠豫章下蔽牛馬上摩穹蒼脩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締構乎明堂渥洼異種綠耳飛黄過都歷塊電掣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困于鹽車弗獲馳騁乎遐方先生之學經笥書囊先生之才錦心綉腸視草北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内

而賛襄何施匪宜皆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于匠石驥之不遇于孫陽噫噫孰維孰網孰主孰張吾欲問之神理茫茫耆英巳矣識者歎傷雖然有德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音迪延齊等謹致祭於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人有言人

材實難撫治論賢遺世永歎才與時合識局于𨻶文勝
自敫授事則躓偉哉通儒慨惟容翁蚤奮其辭乘時之
隆肆其餘長見于治功出入中外曰亦有歳素髮滿幘
歸掌帝制渾渾周誥我庶見之諤諤廷議我庶遻之朝
有老成衆與有慶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
本朝忍失去之以遠為超劃爾歸盡嘖嘖稱遽身有遺
用永蓄弗著千里寓哀匪哭其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墜遺老或憖力接淵懿家蔵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奕亦最其眏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舒我蹇連跋三十餘年亦多契濶公在禁林益躋華階

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詑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予言猶在耳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閡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鄉人致兹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于生之日哀公于死之後者人情也哀公于死之日昧公于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識而哀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方公之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為重四夷頼之以為安萬民化之以為治陰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矣及公以病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痾反復而竟不起矣嗚呼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耶胡為遽奪公以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之良耶其忠魂正氣散在天壤間幾世幾

年復為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為星辰峙而為山嶽流而為海為江耶嗚呼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誄公以辭者葢非一己之私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之失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袁桷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形神始完是果為得道耶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真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遺壽焉猶可言

也名德不至則澌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寛字彦栗形臞而跼温其于學也汲汲然遂曰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證其爲文必達于理而始精于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者深思以求之傍取傳記之說勦絶傅會據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秘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勤已矣道散于九流百家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勝言者

汎濫俚雜尸坐瞠目漸入于無聞之傳予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于姑蘇氣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嚴畛域析毫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凡我徒在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在問學為之而不果就若是者真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弟字友謹哭且曰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葳遂為詞以申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硼中兮闇以章挈太古兮儼九皇

播挈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萬渺兮濟巨川

慨不進兮道遠邅白晝速兮陰風旋數實紀兮吾何從

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旐遷兮木葉丹儼夫人兮在空山

玉容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巴實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闐人與予同登乙卯進

士第倅固安州掾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部故遊從

為多攺祕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山曁予實同論列遷户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卒相見俄僉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間南北予居武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用止一人長憲者同出西域即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疑文冒進可乎堅卧不起予跧居絶人事獨相往來鵠山楚觀之絶頂梵宫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村居埜池靡不至焉時絶江登大别宿郎官湖賦詩

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離合有數君閌我
退針芥相投但恐造物見妒不終遂此先子監祁陽縣
有惠政潛德未章子亟銘之予不獲辭焉未幾予除兩
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郎報同日至山北置大寧古白
霫地去京師東北尚八百里陸不可挈家水縈紆五千
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為謀予官揚州崎嶇來過曰我非
濆于進也主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杭
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況貧乎鄂不可留揚米貴

亦不可居杭吾樂之毅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
迺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之飲
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
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耶迺笑曰昔温公記
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因出臂示其堅實曰
爷吾孳亦不死也於虖今乃真死矣葢時方大疫暑行
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淮安卒于舟中至順元年六月
二十三日也郡大夫率其國人斂之予既為位哭遣人

省其墓告其家子慕禼迎柩歸艤舟餞别之地哭為之慟監縣公葬祁陽逺不能祔予欲蜀囦買地處之慕禼曰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謀葬焉毋子力不能舉漕司曁他官府若嘗往來共賻之得楮幣中統萬餘緡既襄事餘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荅里麻嘗同官閔其貧請賻于朝不報初文苑為固安隷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横甚賫祈烹五十羊聚郡不逞震動里門執而發其椎埋焚剽數十事度不觧逸去反肆誣構詔大官雜

問禁中辯折明直劉寘于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
兩道凜然折强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
施為若老于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材可治邊事
云内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
事慷慨歷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觀
人某邪某詐黙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
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
之大才五十五人出官四方或懦于施或汚于賄歷歷

在人得免詬議如文苑者可數而天復中道晝之於虖
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
壽才四十有七賫志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
大其後邪天道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
十六年間為鬼錄者十五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置胸
中乎或者視為四海九州之人恝乎無情予不忍也慕
禼將狀其行實求予為銘而其狀未至為之辭以發其
槩且以寫予哀云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

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之百萬兮獨蘄于賢罷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兮華未實而摧殘豈繒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騫冥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壖兮君之來兮丹旐翩翩藥善匪良兮道路迍邅妻子睽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仲于後兮以報具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沒猶存脩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草牖下兮非蟻則

爲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諡議

何忠肅公諡議 榮祖　　虞　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葢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欺世之禍彼且無逃于天地之間生民

何賴焉覩于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賛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揺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謂塔公之威重沈毅達爾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于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為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于是時好功

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窓講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于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于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

乎

陳文靖公謚議　儼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内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于世亦未嘗不求用于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用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

公方盛年時閉户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益迫而後動動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于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温厚之言横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于處己接物温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

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燧　柳貫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燿乘華恊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身其間攬結粹精敷為制述于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于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

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册之雅奥詔令之深淳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公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

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歉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之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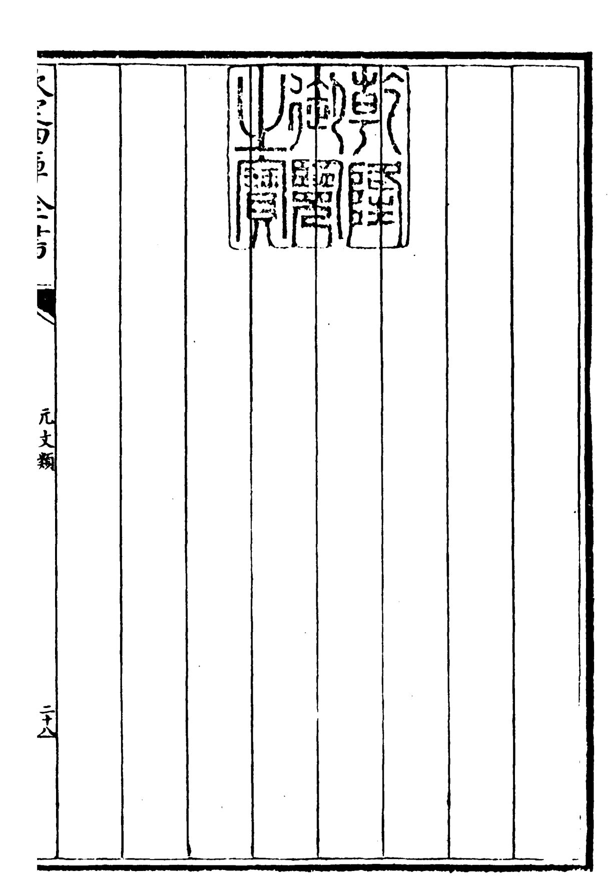
蕭貞敏公謚議䕫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翺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

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𣂏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仙薦世祖徵不至授陜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

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于上徹
帝聽鶴書天出辟雍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
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
志也已方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
于用而亷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
而不起蹔出而即歸不旣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
之心不旣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
請謚曰貞敏


乾隆御覽之寶
元文類
二十八

元文類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四十九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陳瞻燧

元文類卷四十九

元 蘇天爵 編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罟齒平民者衆天

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舂蓬稗為糧芼藜莧為飷活之荒歲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禄食充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為滅燭止之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驩親善身兩大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絶少年輩不游處其所親與率一

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
潛藩俾侍今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
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
隸潛藩擇廷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
故真州總管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
四川衿猴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
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
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

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戲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書為潜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己未從南征至鄂留後行營庚申以為南京經畧使再月又以為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為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

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
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三年悉己相反誅
以為山西宣慰使罷權勢之籍民為奴免而良者將千
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
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
原難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河
東世職守令即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
俾為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

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贓以别民賊裁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絶欺詐之擾嚴鼓柝以警奇衺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為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

者莫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為應懸
己俸為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慙服
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户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
書判煩勞指為之疊七年㑹上以蝗旱為憂俾録山西
河東囚行至懐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
道厭勝謀殺己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冤公燭其
誣召鞫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葢妬其女君謂獨陷
以是罪可以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

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徒水歲泛溢至城下為患公築堤捍之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己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槀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

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畧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為偽得罪懐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

疆場心迹之著白者況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為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為謝曰戎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泰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巴哈與公代為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餽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栅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

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為重慶帥閫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著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聖量含宏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為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為均為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

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我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為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為檄刋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者詗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與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

復遣興等導帥 楊獬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為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令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即降公冒吾功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

計汝姊怒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為謝公曰若以吾為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即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王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為俗吝貪

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洶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倈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熟公名問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鬭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為之開可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弟阿利為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

二十一日始至黄平是夜也星如斗霣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令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為將不殺得令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轊車為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絰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為發百人護喪達興元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

右丞謚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博羅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彦抗章請即州治之東為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令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鄂囉頻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槩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驩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既位不大耀

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乏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為姑若從母不以為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穽不面為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人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繩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未嘗留怨惡於胷中雖犫欲擠己入不測淵者事已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不為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賔客一日而盡人問

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于是告人曰我負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為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為言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子自益卻之亦不為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閒斯行以絕事嬖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力

者中外所饜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及之王陛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為多皆視為己職當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諭招椎結荷旃竭歷慕義三道之兵為之抑首思徼利於萬里羞成功於一介賣星烏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舁歸要荒抑嘗觀令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平生所為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未

有若公逢掖死事為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觀古君臣莫難於合尤莫難於信蓋合或可伺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非遽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受之親以細微觀其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譬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傅諸侯王或將凡賞勲勞優耆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為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

曰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於聖訓用未盡年未耄人猶未足其望受任於已試知遇於既久可與疇咨海内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頍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又與頍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為讓姑為論次如此奉議大夫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虞集

公諱文用字彦材真定路槀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内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槀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琳城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説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粮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

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
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
治玉峰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
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
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
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

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竪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令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

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珠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令伯兄以經畧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文用其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令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琿塔哈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

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拓伯特穆爾者鎮西方其下縱横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㫖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寛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淩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吾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宜還以上㫖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

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
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
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
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
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
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移刺令刻石在州治於
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
之最十二年丞相安圖公奏公為中順大夫工部侍郎

代赫舍哩赫舍哩者阿哈瑪特私人也其徒間安圖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赫舍哩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别令取給有司阿哈瑪特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鄂囉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絶於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煭憂

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於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

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於河即浸淫及衛令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思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宫數為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不

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召公為大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廿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隷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哈瑪特

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
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
厲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
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
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克為
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
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
將取諸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

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曰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廿二年拜中奉大夫江

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禀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

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
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
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
用兵海東徵歛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
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
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
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
舉胡公祗遹王公惲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

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僧格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僧格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為僧格令人風公贊己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粮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

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拯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為屈於是具奏僧格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僧格曰誣譖公於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遣斥辱者不

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宫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瞳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内侍視饌公每講説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謹不敢以見命至再

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宫墻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惟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令上將即皇帝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剌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

慼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宴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宫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錦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

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
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
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
於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
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
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
為華靡其從政寛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
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

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令從容盡達其藴而後已

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

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

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

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

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

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

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

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

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葢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偕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珌次適周假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

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
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歴歴中外久
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
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歴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
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十年三月某日
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元文類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卷五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霞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元文類卷五十

元　蘇天爵　編

行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

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淤没失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絶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雞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

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漑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脩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漑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漑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黄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

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
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為素餐矣即授提舉
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
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
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
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
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
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為

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渻自中興還特命衆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烏梁海古渠甚多可為脩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

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顔
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
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
逾黄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
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
相通形勢為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
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歷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歷自遼
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脩正而薨至是江左既

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歴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歴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令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圖爽塏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末

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石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凡歴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

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葢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様公乃對御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

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

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强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强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强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强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强東平北極出地三十

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歴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歴自黄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歳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歴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

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

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

專命臣等改治新歴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
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
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凖得
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
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
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
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
明歴十八刻逺近相符前後應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

明歴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歴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

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黄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内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厯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厯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黄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黄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食時刻與大明

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甞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

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筭術勾股弧矢方圓

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朏合四曰黄赤道内外度據累年實測内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黄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槀公於是比次篇

類整齊分抄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槀三卷
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
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流
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
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
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
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
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盧溝自麻谷可

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盧溝者命公與往亦為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别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粮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粮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

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甎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粮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于澄清牐稍東

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詔内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為獨不許其請

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歴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牐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

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黄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歴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説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

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歴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毋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精密旋已不效公所為歴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歴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敝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為儀但

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内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綫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旁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説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駮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横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横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為

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為衝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

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篾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覩其匠制未嘗不為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

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為濟南人祖榮屬金季喪亂保民辟鄒平縣之黌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十餘萬歸欵以勞績始受命為東諸侯安集流亡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内以治庚寅歲覲太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睢陽沛徐邳獲其究王國用安伐宋破棗陽仇城六安未嘗濫及無辜以言脫民於兵者甚

衆世祖臨御詢開國有功臣首及之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之語考邦傑襲爵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新造金虎符異金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為代輸之流民以歸疲瘵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課為天下最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六處以旌治績乃升將陵為州初以質子侍王藩娶夫人阿克展氏生公性長厚自幼嶷然

有成人風長博通諸國語及嗣為政一以繼志述事為
心屬歲大旱徒步四十里禱雨龍洞既奠而雨霑足其
在軍旅拊循士卒號令嚴明于襄于揚累奏戰功世祖
皇帝在王邸總率兵伐宋公為前鋒得生口輒詢山川
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某倉廪所實幾何守
兵幾何一一為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
當自某處用兵若干若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策上每曰
汝殆身親歷耶何其言之信也拔木欒山寨獲男女萬

餘口咸釋之俾復生聚宋人以王師之至所向款附至陽羅堡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衆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許之奪其大船名白鷂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偏將以二百艘直抵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旗已樹矣上隨整諸軍渡江至鄂州公啓城東南維彼悉衆守禦號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既下則城自陷矣攻之登其陴宋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破之城遂陷上命公籍府庫秋毫

不私師旋部降民數千從之內地嬰孺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皆全活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乃祖為國有收撫之勲治郡存節儉之業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襲至卿餘風尚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勞可遵奉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戶管民總管之職凡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慎守鄉司中統三年春李壇叛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擣濟南前此公億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畧以為諸路城壁不脩而益都因

澗為城國初以全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磚石而儲粟於內且留壯丁之轉輸者于府其志欲何為哉又諸路兵久從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璮假都督之重擁彊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名為討宋而實不出境士卒惟知璮之號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平章王文統故璮參佐儻中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牧圉而璮獨以禦宋為辭既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從本欲休養士卒以覘

國家虛實及駕還京師諸侯朝覲璮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遣使往宋實欲百姓休息璮獨不喜其和奸欺叵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路無論軍民槩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璮方散遣其徒於別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璮締交於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惟璮用漣州會子所領中統鈔顧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為三千五百定近年互

為欺誑省為二千五百定餘悉自盜屬法制初新宜復
舊額而欺盜仍前又前歲王師渡江宋人來禦壇乘其
隙偶陷漣州輒貪其功悉留歲賦為括兵用而又侵及
鹽課誠使壇絶淮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杭尚遠方今
急務正不在此而徒以兵賦假之不可不慮令亟宜罷
王文統而擇人代壇且徵壇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謀
必東南須壇鎮戍剌真督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不
若撥壇北行為策之善也如或不然尚宜中設都督内

足以分其勢而伐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侮也公以其言祕侯燕間以聞二年元會上命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陛見朕與卿有言也十六日上獵近郊宿郊壇旁夜召公與語公遂具奏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是壇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遂偕其祖濟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合必赤總兵聲之有㫖諭衆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割山東鹽課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為前導而壇已據濟

南諸道兵既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城周六十里圍之壇既不得出公率卒青齊境上斷其饟道攻下寨柵脅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突圍公及諸軍逓却之以功遷大都督秋七月甲戌壇伏誅公言濟南民皆王民城為逆徒盜據令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虜掠請加勑兵毋入城於是王遣將分掌門鑰尋有卒褫民婦衣斬首以徇諸軍肅然至元初例遷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加鎮國上將軍有故吏掇拾公諸父罪辭連公上以其

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九年師次襄陽起公為懷遠大將軍新軍萬戶佩金虎符宋安撫呂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招呂曰得張濟南一言吾無盟矣公持詔往諭文煥遂舉城降十年授襄陽等處統軍使總兵十七萬人十三年宋平公悉歸功諸將以在軍旅歲久積勞成疾堅乞骸骨以歸與父言未嘗及平宋事公生遼東鄂勒歡河又其二女為藩王妃性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間歲一至濟南優游暇

豫以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於濟南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雅蘇豖為諸王呼魯古爾妃次適姜從吉次為金剛努王妃次適洪澤屯田千戸梁紹祖諸王納新之叛連謀于呼魯古爾金剛努雅蘇豖以逆順禍福反覆開諭不聽故及於禍始逮赴詔獄有旨詰之曰若與納新搆亂亦嘗有人諭止若等否彼具以妃所陳對上嗟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命索

之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養疾有司供億元貞初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不時繼乞賜田以足廩餼事聞加賜二萬緡元節襲公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戸元里被吳王教建昌路達嚕噶齊男孫二阿海襲征西萬戸次景起嚴先世故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暨閒中表老人語公家善政嘉績猶歴歴能誦言流寓東平益都境其耆年叟亦論東諸侯為政尚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為然餘弗及也至元

之罷侯守民益有視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咎怒罵如仇讐者公遷真定民傾城攀留西至郭門咸嗚咽俯伏羅拜至擁馬不得行曰我公不復惠我民矣公亦悲莫能仰視諭解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振原野又懷思遺愛為樹碑頌德祝其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戸之命過家覲濟南公民聞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外里巷室家悅喜於内是果何自而致哉良由濟南公性鍾仁恕動合天理推之以惠其民先公及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

如此又聞青寇逼濟南濟南公怒曰國家何負李全而
賊子敢爾昔吾壯盛時全猶不敢易吾賊子何為者耶
惜吾身老兵戍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惟以
死捍賊終不鬬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子孫卒屬有
不一力討賊者吾有劒在衆聞其言勇自百倍了諭僚
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璮故識者
謂濟南公寧以身緩豕突之鋒而不忍死其民於矢石
之下其忠仁勇為何如也故身備五福顯膺上爵善始

令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鎮禦有方總戎遠征威恵兼濟嘗為征西元帥府薦充副都元帥國家有大慶賚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諸兄以公平昔事迹求為行狀故詳錄其實不以諛聞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元文類卷五十